

陳大慶將軍與我

周力行

嚴守進退應對禮節

陳大慶字養浩（以下稱養公），民前七年（一九〇五）出生於江西省崇義縣，民國六十二年（一九七三）八月廿二日病逝於臺北，年六十九歲。

陳養公幼懷大志，年十九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，卒業後，歷任排、連、營、團、旅長，先後參加棉湖、惠州、南昌、冀東、江西五次圍剿諸役。抗戰軍興，積功升任第四師師長，廿九年升任新編第二軍軍長，旋改編為廿九軍，仍任軍長。卅二年升任第卅一集團軍副總司令，卅三年升任第十九集團軍中將總司令，在此期間，歷經南口、臺兒莊、武漢、豫南、中日諸會戰，厥功甚偉。

民國卅八年，陳養公出任淞滬警備司令時，受命於危難之際，我奉命做他的副手，自此時起共事多年。他公私分明，深為敬佩。他不拘細節，天南地北、酒色財氣，無所不談，使人有半長官半朋友之感，衷心願與共患難共生死，但完全是精誠所感，毫無權術作用，尤無大哥、二哥、麻子

的江湖俗氣，並不影響長官部屬的威儀或分寸。麻將雖然常打，從無千元以上的輸贏，平日生活相處雖然極為親近，但必守進退應對的禮節。

駕扁舟異地開奇花

戡亂期間，我黨政軍幹部受共黨誘惑，或靠攏或動搖者頗不乏人，陳養公為湯恩伯集團中的大將，我過去與湯集團毫無淵源，新近相處，不無疑慮。陳養公問我：「力行，目前是非離不開國共關係，你對兩黨之觀感如何？」我答說：

我十四年春在武昌共進中學入國民黨，與長我兩班之林彪（當時名尤智）組織知行學社。同年冬北伐軍攻佔汀泗橋，學校停課，我被派回沔陽縣黨部任執行委員，四個候補委員是共黨份子，上級未曾告訴我們。有一天四名共黨開會，開除我們五名國民黨執委的黨籍，並強迫縣長逮我下獄

者為國民黨員，無黨證者是共黨份子，故有證者可以當選。我離家後，七十餘歲的祖母，遭共黨活埋，廿八歲的長兄率自衛隊抵禦圍城的土八路，不幸陣亡，六十歲的父親世盛公逃難死於宜昌，我家三代均死於共黨之手，田舍為墟。我對共產黨窮兇極惡萬分痛恨，這是我的觀感。」

陳養公答說：「如此不幸者大有人在，所以我們都不折不扣的反共。現在尚須研究一個問題，經過盧永祥的內戰，及『一·二八』『八·一三』兩次中日大戰，上海尚未毀滅，這次如果毀於你我之手，對歷史、文化如何交代？你有何意見？」

我說：「除非由司徒雷登提出將上海劃為非戰區域，共黨是硬不吃軟的……」陳接着說：「還要有人維持淞滬的治安呀。」我說：「可交陶一珊負責。」陳問：「甚麼理由？」我說：「陶一珊做過警備總部的稽查處長，信得過，又是市府的民政局長，情況熟悉。」陳說：「還要指揮軍隊、憲、警。」我說：「那麼，二八師師長許朝軒好了。他做過國防部第三廳處長，了解共黨的作風。」

陳：「許朗軒對地方情形隔膜。」

我：「孫桐崗如何？」

陳：「你爲何想起此人？」

我：「他是空軍，要脫離上海比較方便。」

陳：「總該先公後私吧？」

我：「養公是否願意於我？」

陳：「正是。」

我：「但是要有總統蔣公的命令。」

陳：「爲什麼？」

我：「這是『維持會』的任務，將來我到臺灣無法洗清。如有蔣公的命令，我就可以不必申說了。」

陳：「這是一個完整的方案，我去報告湯恩伯先生，三五天回你的信，作一決定。」

在國共紛爭之際，要想了解一個人的心性，雙方都要費盡心力，走盡曲折路線，陳大慶司令單刀直入，一針見血，我個人挖心挖肝的事都向他說盡了。彼此都很坦然，毫無煩惱牽掛，這不僅是我們兩個人的問題，也關乎國家情報政策、技術的問題，我非常感到佩慰。

過了七八天毫無消息，我才恍然感到陳養公是在測驗我的心性，於是請求「先去臺灣」。

養公問：「爲什麼？」我答：「老母、妻、兒均已赴臺，我又無權無責，湯總部由南京遷到吳淞！」民國三十八年五月的某一天，我們手牽手走好了，絕不犧牲你偕赴吳淞登船，他望我笑了一笑說：「走罷！」

大有「盡在不言中」之概。船出長江口，我想：

那就是：『萬載宜春，進賢興國。九江景德，崇義寧都。』」

陳養公說：

「這是名聯，令人慚愧而已。」又說：

「我

作此建議？就我個人而言，昔年批命者言：駕一葉之扁舟，開奇花於異地，此刻已證明在扁舟之

中，其他何能想像呢？」

他說：

「這已顯出中國文字之美妙了。」

平易近人隨遇而安

三有三不 實事求是

盡人皆知陳大慶先生的面孔，冷若冰霜，少有笑容，但是他內心熱忱，從不漠視舊交。他以源，搬到林家花園。某日兩夫婦提一小包裹跑到舍下，說就在寒舍暫住一時。並說：「力行，聽說你還有問題呀！」我問：「養公你看呢？」他說：「如果我有疑問，又何以天天找你玩呢？」結果發現我家有人滿之患，他祇好轉到素無交往的張明家住下了。

民國五十年，他在國家安全局長任內，我已自請退役，承他簽報派爲國際關係研究所兼任研究員，得有少許補助，內子楊天麟亦蒙介入臺灣銀行充低級職員，得以餬口。

在滬作戰時，吳淞要塞司令胡克先，亦隸湯恩伯將軍麾下，後在臺南師管區司令任內病故。胡的遺屬生活艱窘，報告了養公，蒙養公親自打電話給空軍徐煥昇總司令，請設法安置胡女紹珠於中華航空公司，迄今生活安定，感德不忘。某日閒聊，承他問起：「警備總司令一職，如何才依寬猛治三軍，依法理治事物，依興革治方面」

三句話，却在報上看到他的「以情感處家庭，以是非處政治，以利害處敵我」。齊家是治、平之根本。陳養公發表省政方針，却從家庭說起，可見其識見卓越與實事求是之精神，絕不好高騖遠，更不說空話。養公主持省政一段時日，曾問以

見聞所及，我恭謹答說：「應採面對現實主義。」

「養公竟喟然嘆說：「尤須揚棄文學政治。」這是何等坦誠而深刻！」

後來謝議長東閔先生對陳養公以「三有」稱讚他：「國勢至今，就是問題太多，惟閣下有勇氣發掘問題，有智慧分析問題，有誠意解決問題。」我覺得這幾句讚許的話真是難能可貴、長遠可用，為免健忘，特製一下聯，寫在日記簿上：

「人道不古，無非名利過重，獨先生不忍心鑽營名利，不樂意爭取名利，不在乎保持名利。」陳養公的「三有、三不」，今之朝野，似乎仍可藉以反省。

鐵面無私情兼法理

養公當淞滬警備司令時，通信連中校連長胡偉亮是他的姻戚，牽涉一件微不足道之小事，他交軍法處查辦，多少人說情，都未寬假。

休。陳養公說：

「顧問拿錢不做事，主筆待遇菲薄，而職位清高，多幹幾年無妨。即使非退不可，另覓一顧問之類的名義，亦可進行。」結果我未退休，他忽作古，今日真是山窮水盡了。

養公逝世後，我們由屏東乘車北來弔唁，擦火吸烟拋擲火柴時決定，以不再吸烟來紀念養公，「君子固窮」四字，亦成「永久紀念」了。

胡偉亮之事證明他不徇私，前已言之。他當警備總司令時，有一位員林稽查員某君被誣陷，將判刑一年，我為此專程北來。陳養公說：「你知道我不會循情的，何親何故要如此賣力？」我說：「既非同鄉，更非親、舊，只因他的母親

當年與家母同在一廟燒香禮佛，我母已死，他母

來找，以我母視之而已。其次當年處理胡偉亮之事，確實過分，所以今日不得不以『寬猛相濟』，你透過黃參謀長與晏副總司令，他們簽請『微罪不舉』之原則來相求。」他說：「我知道了

，你就透過黃參謀長與晏副總司令，他們簽請『緩刑』，就好辦了。」我說：「既然無罪，即乞復職。」養公說：「慢慢來好了。」三個月後，某君自請復職，也奉准了。可見陳養公之鐵面無私與法理情兼顧之仁厚了。

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廿二日，養公在國防部長任內齊志以殞，懷舊憶往，不禁慨然而輓曰：

人生如朝露，曇花已莫凌烟基業。
國事猶驚濤駭浪，誰來作砥柱中流。

大事 最新應用文

用書 大專 邵健行著 定價壹佰伍拾元

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眷屬窮困至極，如將查獲之違禁物品稍為變通，即可先遣眷屬來臺。大家要我探詢養公的意見，養公說：「時窮節乃見，此時此地，我輩何可循私違法？」

以公務說，我是他的副手，以私情言，幾乎無日不見面聊天，他雖然深知我們一貧如洗，但認為「君子固窮」。介紹我妻入臺灣銀行後，參加多次考試，終為低級職員。養公索閱拙著「世界軍事思想比較論」及陸續發表之專論百餘篇後，始出函推介，並囑新聞報社聘為主筆。我說主筆待遇並不高于石油公司顧問，且主筆要屆齡退